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 
第五十一回 誅白蟒群妖助戰 游南嶽獨自歸鄉

樂道得二翠之言，同駕風車，向北鳳山而投。半空中，遙見此山高險可畏，中山形同鳥腹，首尾皆尖，如能飛舞，恰似一隻彩鳳。三人來至山頂，微將風車墜下。二翠導樂道入洞，香茗獻後，設筵待之。席間，二翠詢曰：「樂道兄自碧玉分散以來，吾師行藏毫不知耶？」樂道曰：「道兄道弟一無所遇，未識尚有幾人隨師雲遊。兄弟四處訪尋，渺無音信，不期至此與道妹相會。但訪師在後，現今白蟒挫辱於吾，道妹如何收之，以雪吾恨。」二翠曰：「白蟒道法，群妖不及，如得吾師賜縛子，治之不難。」樂道曰：「師形不見，何由得耶？」二翠曰：「吾於明月高豎花幡，招聚北鳳山大小妖部，訪有能收者，然後再至小月洞一決雌雄。」樂道曰：「如是事不宜緩，明日速行。」味爽，二翠將花幡高豎，微風飄蕩，妖嬌如龍。

群妖見之，陸續而至，一時約集數百有餘，交相問曰：「是誰立此花幡，招吾等前來酌議何事？」二翠曰：「花幡乃吾姊妹所豎，招得眾仙子來此，別無酌議，因小月洞之白蟒擾害生靈，而且壓及群妖，有罰無賞，藐視一切，吾姊妹意欲興師問罪，掃除惡魁，一以安靖生靈，一為群妖出氣。不知爾等以為何如？」群妖曰：「白蟒為人應當誅戮，無如彼之道法高過百里內外一概妖部，兼得南蟒紫花棍，真有萬妖不敵之勇。群妖久欲除之，所以隱忍不前者，實此故也。二翠仙姑既欲除此惡魁，諒所煉道法必勝於彼，吾等不過效厥奔走，衝鋒對敵還賴仙姑。」二翠曰：「此紫花棍係何物所化，厲害如斯？」群妖曰：「九曲山半有紫棠一株，歷經日月精華數萬年久，已成為妖，常在是山現美女形，迷弄人間男子。好色之輩，為彼毒死者不計其數。後得道祖《太極圖》一照，化作此棍。先為八公山鹿妖所得，獐妖為之驅使不堪，無可如何，將一女配之，以講和好。鹿妖美戀獐女，尋為獐女擊斃。獐女得棍稱雄，壓及群妖，與南蟒有桑間約。南蟒假為匹配，同洞而居。居約月餘，南蟒又復乘隙以斃獐女，亦猶白蟒之斃南蟒然。至若伏此棍者，則不知用何物焉。」二翠曰：「紫花棍之由如是，然不知伏棍何物，烏能與彼爭鬥乎？」

中一老妖曰：「要伏此棍，亦不為難。」二翠顧而詢曰：「爾係何物所成？」老妖曰：「吾非他，乃九曲山之馬纓樹也。」二翠曰：「爾修多年？」老妖曰：「吾與紫棠同時耳。」二翠曰：「老妖仙既與紫棠同時，諒知伏此棍之物。」老妖曰：「若得雅泉山樵鬼手斧，自易治之。」二翠曰：「樵鬼係何人靈爽哉？」老妖曰：「前有樵子采薪吾山，欲伐紫棠，剛伐至半，慮極而沒，屍成樵鬼。見紫棠已斃，尋至雅泉山內洞中修煉。仙姑要除此棍，非彼不能，此棍一除，群妖之內能戰白蟒者尚屬多多。」二翠曰：「樵鬼在洞，誰去相請？」老妖曰：「吾去請之。」二翠曰：「如此甚好，爾其速行。」老妖欣然，飛身而去。

半日之久，樵鬼果至，但見獐獐面目，甚是怕人。二翠迕入洞中，設筵款待。言及紫花棍一事，樵鬼一力承擔。二翠不勝歡欣，遂商於樂道曰：「道兄可至小月洞叫罵白蟒，如彼出戰，且戰且走，吾姊妹左右截殺。俟彼身逢樵鬼，先奪此棍，然後擒之。」樂道曰：「此計妙甚，待吾即去。」去不多時，已到洞前，叫罵數聲，內無影響。近洞而視，只有七八小妖坐於其中。樂道曰：「爾洞白帝安在？」小妖曰：「今日群妖供獻佳釀，現為山後豹妖請去矣。」樂道曰：「後山不遠，爾去請彼歸來，吾亦有佳釀供之。」小妖曰：「白帝性最乖張，歸早歸遲，誰敢相強。」樂道見小妖不去，心中火發，手持利刃，橫順相刺。

小妖駭，奔至後山，哭訴其由。白蟒聞言，忙傳群妖佈陣以待。急急馳歸本洞，見樂道已入洞中。白蟒吼曰：「仇人在此，休放彼逃也。」手持紫花棍，連擊樂道。樂道不能對敵，旋敗旋走，已敗在遂陽山前。

正值力竭勢窮，條左有翠華衝出，與白蟒大戰。白蟒擊以紫花棍，翠華敗走。敗未甚遠，翠蓋衝出，又與白蟒力戰，白蟒以紫花棍接連而擊。翠蓋敗去，翠華又戰；翠華敗去，樂道又戰。戰到垂楊枝下，樵鬼向前吼曰：「紫棠老妖，死而尚作厲耶？吾為爾慮斃山中，只言難以相逢，今日得遇，不伐爾數段，吾不休也。」言已，拋去樵斧，當劈紫花棍為粉碎。樂道、二翠見白蟒失卻此寶，四面攻敵。白蟒靡有所恃，騰空而遁。四人不捨，隨後追逐。

白蟒為彼迫得山窮水盡，無路可奔，忽見前面黑風擁著一團，白蟒直入，見一黑盔大漢立於其間。大漢睹此女妖貌美可愛，乃詢之曰：「女妖何往？」白蟒曰：「爾快救吾，吾與他妖相戰，敗下陣來，無地躲藏。爾如救得吾躬，願為爾配。」大漢喜，遂將黑風愈布愈開，遮卻天日。

四人趕至此地，黑風突起，不知白蟒去向何所。頃之黑風收卷，大漢暗將白蟒隱於風內，墜下洞中。白蟒曰：「承得妖仙救吾，前言已出，願與爾結為夫婦，以復四妖之仇。但不知爾屬何妖，尚祈明以告我。」大漢曰：「吾乃黑泉洞中黑蟒精也。」白蟒曰：「若然結為良緣，真其匹配。」黑蟒曰：「如何？」白蟒曰：「吾與爾同類耳。」黑蟒喜甚，即與白蟒交拜成禮。禮畢，白蟒泣曰：「四妖仇結於吾，將何報彼？」黑蟒曰：「吾有一兄名『飛長蟒』，道法高妙，吾去搬弄，自復爾仇。」白蟒曰：「既為夫婦，妻仇即夫仇也，宜速去之。」黑蟒曰：「爾毋容憂，待吾兄搬至，斷將四妖斃命，以遂爾心。」白蟒聆言，喜不自勝。

樂道不見白蟒，搜尋殆遍，蹤跡渺然。二翠、樵鬼曰：「彼已遠逃，窮寇勿追，不如各歸洞中，以為修煉計。」樂道曰：「可。」剛將風車播轉，後面走石飛沙。二翠曰：「白蟒必又搬兵至矣，各宜勇力敵之。」言猶未已，白蟒已至，怒氣言曰：「爾我素無仇隙，何相逼如斯？今特搬來精兵，與爾一決勝負。」樂道曰：「爾有精兵，吾輩不畏。」白蟒不復與語，身閃一旁；飛天蟒驅過風車，力戰樂道；黑蟒力戰樵鬼，白蟒力戰二翠。

酣戰良久，莫決雌雄。

雞心山前，有一蜈蚣成道，無事遊玩，遙見西北角上一縷黑氣，或升或降，或斜或倚，未審何妖在此鬥法。因將風車一展，於雲腳下用目偷窺，乃三蟒妖與虎蕉、樵鬼相鬥也。蜈蚣暗思：「蟒妖乃害人之物，吾且除之。」按下風車，大聲吼曰：「虎、樵等精，吾來助爾一陣。」二翠拜曰：「如得仙妖相助，此蟒不難除矣。」蜈蚣不慌不忙，轉過東南隅，口吐毒煙，截住三蟒去路。三蟒聞煙畏甚，飛身欲逃。白蟒稍遲，已被蜈蚣鐵杵擊斃。飛天蟒見白蟒已死，急向西遁，黑蟒亦向南奔。蜈蚣曰：「吾去追此二怪，爾等各歸洞府。」言置，飛空逐去。

樵鬼亦辭二翠，歸於本洞。

二翠謂樂道曰：「白蟒既除，已遂兄志，同至北鳳相與煉道，可乎？」樂道曰：「不可，吾與道妹道根未深，倘惹邪緣，墜落難升矣。爾姊妹仍回故處。既聞吾師消息，急急與兄寄信。兄也不復游玩，恐如前此生無無限風波。」二翠曰：「道兄又如何主見耶？」樂道曰：「而今白蟒已誅，吾即借彼洞中為修煉所。」言畢分別而去。自此樂道居於小月洞，二翠仍回北鳳山。

三緘是時在南海游觀已十餘日，狐疑一夕稟曰：「海島之地絕少人煙，師徒長居，怎堪習道。」三緘曰：「南海地界本非凡境，在此煉道，道自易成，但不能廣積外功，如何飛昇天府？吾已準定明日又向別地遷徙矣。」言談之間，天光發曉，師徒離了南海，向故道而回。

行約廿日，已抵南嶽山麓。三緘曰：「未到南海，思至南嶽，誰知南嶽未至，先到南海。雲遊之鄉，誠有次序也。」師徒喜形於色，轉轉折折，直登峰頂。諸廟游遍，來至東嶽行宮，見一貧婦，送一幼子以為小僧，子母分離，抱頭大哭。三緘亦為淒楚，不禁潸然泣下，曰：「母之愛兒如其極，回憶吾親在日，其愛惜乎吾也，必有更甚焉者。吾自欲修大道，未娶妻室，抱子承宗，天下雲遊，迄今八載，不知吾子宗繼於佳節時，可能親身拜掃祖墓否。吾念及此，殊令吾有桑梓之悲矣。」

狐疑瞥見三緘淚下紛紛，稟詢所以，三緘詳細告之。狐疑、紫光亦各有所思，而悲泣靡已。紫光曰：「吾非吾師指示，已入逆黨墜於地獄。今也雲影望斷，難見親容，午夜思維，罪伊胡底。」言訖，不勝歎歎。狐疑曰：「吾物也，尚多孝親心念，人而忤逆，真物不如。」三緘曰：「世之人不如物者，豈少也哉？此吾輩習道，所以先敦五倫，五倫一敦，其道即得。彼避兄離母而隱於深山者，是謂之不知務也。汝等從師同游天壤，凡遇忤逆，先為化導，即是第一積善功夫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言甚善，弟子輩竊願學

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屈指算來，八載雲遊，未歸梓里。師欲一返鄉井，弟子以為何如？」狐疑曰：「師既欲歸，弟子願隨。」紫光曰：「師歸，弟子得返故里，一省親墓，雖不若父母在日得睹形容，然見墓猶之見親，亦可稍申孝念。」三緘曰：「人不入道，所為屬昏昏焉。一人道中，將倫常習熟，不啻又入一重天矣。信哉！人不可不講道也。」師徒是夜宿於東嶽行宮，次日別了是宮老僧，向故園而返。

下得南嶽，又是秋深，但見柳葉蕭疏，蓼紅江岸，蟲聲唧唧，和鴻雁以飛鳴，天籟唔唔，借秋風而隱約。三緘因以觸於目者，發諸口曰：「師徒同游不計秋，南來北往任周流；倏然觸動思親念，望望邱園趁意投。」吟已，師徒各抱思親之感，默默無言。久之，狐疑乃曰：「日將夕矣，吾師可以息足矣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向前途尋一所在，村莊寺觀俱無論焉。」狐疑奉命前行里許，聽得山磬一聲，鏗然達外，心竊思曰：「是地必有寺觀，吾不免向磬聲處而行之。」

復行一二里，途遇老母，淚痕滿面，偃偻而來。狐疑見其形異，因問之曰：「老母奚自？」老母曰：「老身一子疾臥牀頭，靡有藥費，而且家計無出，度日維艱。前去義谷莊中借貸杜母，杜母始而不允，繼又暗使朱母與老身言曰：『爾子此病，大約凶而不吉。如將爾媳許配杜母次子，願予谷二石，以敷日用。』老身暗思，吾媳甚賢，將媳一出，不惟吾兒必死，老身亦難以生，況膝下呱呱待乳者乎？沿途思之，不覺淚落不干矣。」狐疑曰：「老母不必悲傷，吾有一師善全人事，今夜暫宿爾室，自保無虞。」老母喜曰：「如是吾家雖屬蓬閭，尚然寬敞，可容行人四五。」言罷欲去。狐疑曰：「老母毋得先歸，吾輩遠來路徑不稔，爾且在此候著，免吾師徒有誤歧途。」老母諾。

狐疑忙忙將返，不意三緘、紫光已由山坳而至，見得狐疑而詢曰：「宿地可得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得矣。」三緘曰：「觀耶，剝耶，亦村莊耶？」狐疑曰：「村莊耳。師可速行，導路者待已久矣。」三緘急急行走，遙見老母席地而坐。及至老母導入村莊，呼媳獻茗。茗畢，老母曰：「恨吾家無顆粟以款高賢，其奈之何？」紫光曰：「腹已餓矣，汝方可有售粟者乎？」老母曰：「有，但無銀耳。」紫光曰：「此有銀二兩，祈老母命人易之。」老母即命乃媳攜筐而去。頃易粟歸，烹熟以待。

食已，狐疑將老母情景向師詳告。三緘於是詢及老母曰：「汝子何疾？」老母曰：「別無疾苦，只能食而不能行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可將汝子扶出堂前，待吾一觀。」老母聞說，命媳扶出。

三緘極目，兩足臃腫，舉動號啣。三緘曰：「汝素日善開古塚而平為田土乎？」其子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汝足之不能行者，即塚中人之報汝者也。」其子曰：「望道長與吾解釋，若得痊癒，肺腑銘恩。」三緘曰：「汝自茲後，猶平之否？」其子曰：「再不敢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此將足移至吾前。」俟足移妥，三緘且捏且言曰：「塚中人，塚中人，千百年來有精靈。一時將墓毀，在汝固傷情。聽吾勸，解此冤，他年度汝享清閒。」言畢，愈捏愈重，當將臃腫捏成好足。其子立起身來，行動如常，拜謝三緘療疾之德。三緘復與紋銀廿兩，以作資本。老母及子稱謝不盡，欲留師徒厚設齋筵。三緘知之，暗於天曉時不辭而行，又向里間緩緩進發。